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苏轼



13 心中的悲痛

提要:

“青山有幸埋忠骨”，黄花岗这个本不出名的地方，因为埋了七十二烈士而尽人皆知。

潘达微当初绝不会想到，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广州起义，竟以“黄花岗起义”名世。室内烟雾缭绕，弥漫着浓郁呛人的烟味儿，在这朦胧的烟雾之中，隐约看到墙角处摆着一尊圣母像。

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阵亡和就义的烈士共有八十六名，其中有二十九位华侨。烈士中最小的余东雄年仅十八岁，出生在马来亚；年龄最大的罗联已五十二岁，是越南华侨。

红花岗共埋葬了七十二具烈士的遗骸，这就是史称“七十二烈士”的由来。潘达微是书画家，觉得红花岗这个名字有些俗气，想改一个名。改什么好呢？他想到，梅、兰、菊被中国文人视为花中君子，而其中的菊，既大气傲然，又具有耐寒风骨，象征贞烈之志，这不正暗喻着革命烈士们的高尚情操吗？菊花又名黄花，因此，他把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

此刻，黄兴正默默地坐在圣母像旁边，靠着一张桌子，闷闷地抽着烟，地上的烟蒂已经堆得像一座小山，但他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咳——咳——”黄兴一阵咳嗽，脸色涨得青紫。

他的右手因为伤势严重，现在仍然缠满了纱布，一只手腕又肿又胀，却不断地伸出手去，按住桌上摆着的那把手枪，浑然不顾手上的阵阵剧痛。

随着一阵脚步声，徐宗汉疲惫不堪地走了进来，她面容憔悴，发丝凌乱，一身湛蓝的长布衫上还布满了一块块的泥水痕迹。

一见到徐宗汉，黄兴便猛然站了起来，问道：“牺牲的同志找到多少？都葬了吗？”

徐宗汉一脸沉重：“一共七十二个，都葬了，葬在广州郊外的红花岗。潘达微嫌红花岗这个名字有些俗气，所以打算把那里改叫黄花岗。”

“有一欧吗？”黄兴小心翼翼地问。

徐宗汉摇了摇头：“没有……”

“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黄兴燃起了一线希望。

“克强兄，别担心，一欧那孩子机灵，我估计他没事儿。再说，潘达微还在寻找……”

黄兴点点头。

说着，徐宗汉拿出一张纸递给黄兴：“潘达微怕你惦记牺牲的同志，画了一幅黄花岗的草图，让我带给你。”黄兴的心里又是一阵悲痛，他将那张纸接了过来，摊开一看，虽说是草图，但到底是画家的手笔。只见那寥寥几笔勾勒的荒山蔓草间，竖立着烈士的墓碑，前景是参天松柏，虽则寥寥，却也伟岸挺拔；后景是

一轮明月，清白无暇，十分悲壮。在这张草图上，还有潘达微的题句：

七十二坟秋草遍，更无人表汉将军。
这句诗出自清代诗人陈恭尹的《邺中怀古》，但是其中却饱含着潘达微对革命同志的一片深情。黄兴看后，心里仿佛刀割一般，越发难受。他将草图放在桌边上，默然坐下，一脸颓然。徐宗汉见状，也不知该如何劝解，遂岔开话题，道：“你先歇一会儿，我去洗手，再来给你换药。”黄兴却突然问：“看到喻培伦了吗？”

徐宗汉掩饰着内心的极度痛苦，边答边走进洗漱间：“他没有在战斗中阵亡，是被捕之后在江边被铁钉钉死的。”房间里又陷入一阵死寂……

随后，黄兴沙哑着声音，又问：“罗辉呢，找到他的尸体了吗？”徐宗汉点点头，道：“已经埋了。”“还有林觉民，他逃出来了没有？”黄兴带着一丝希望，接着问道。“没有。”

徐宗汉答道，然后她脱掉被泥水和血水沾染的外衣，放水冲洗，以这哗哗的流水声来掩饰自己心中的悲痛。得知这一连串的消息，黄兴不禁怒不可遏，他左手狠狠地在桌子上一捶，然后操起枪就要冲出屋去。徐宗汉吃了一惊，赶紧不顾一切地跑出来，一把抱住黄兴，喊道：“克强兄，你不能出去！”“不要管我！我跟那些满清走狗拼了！”黄兴满脸的怒容，脸上的肌肉一阵抽搐。

徐宗汉闻言，更用力地抱住黄兴，道：“不能去！外面到处张贴着捉拿你的布告。他们都以为你已经死了，正到处搜寻你的尸体想去邀功呢，你这样出去，岂不是自投罗网？”

“放开我！就算是死了，也比现在这样苟延残喘来得强！”黄兴用劲挣扎，想要推开徐宗汉，却没有奏效，于是，他大声嘶吼道，“为什么他们都死了，而我却活着？日后我到了黄泉，又怎么有脸面去见他们呢？”徐宗汉不禁流下泪来，但仍然紧抱住黄兴，一点也不放松，她哽咽着声音骂道：“黄克强！你混蛋！混……蛋……”

在这一声声的斥骂中，黄兴终于停止挣扎，他手里的枪也随之掉落在地上。



提要:

乾隆喜欢带旅游团到江南去学习考察，不但老婆孩子一大帮，而且各部办委局倾巢而出。本来这对江南来说是件好事，可以旅游立江南，旅游兴江南的，哪个旅游区，不想干部考察团多组团前往？可是，乾隆带人来，绝非好事，他只带人来，而不带钱来的，一路玩，一路吃喝，衣食住行，都得地方负责。

纪晓岚先生饱读儒家理论，立志当一个“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魏征式名臣，所以准备文死

隆同志对老纪是非常器重的，天天带在身边，国有疑难都问他。其实误矣，乾隆不准老纪们妄谈国事，是乾隆同志的一贯主张，甚至可谓之乾隆同志的理论核心，与唐宋比较，这还是乾隆同志的理论创新。唐太宗是准许大臣们谈国事的，他觉得“一人之虑”十分有限，凡事得与宰相筹划，与百司商议，才“于事稳便”，一代女皇武则天更写了一部理论著作《臣轨》，道是“臣主同体，上下协作，是其道也”。

到了雍正那会儿，上下不可协作了，他叫大臣回去“安乐颐养”，国家大事都归他一个人操心就够了，但他有精力操心国事，下面干部的家事他都可以包办，“虽日理万机，而于大臣家事尚能办理”。雍正只是自为，到乾隆，更上升为理论自觉。乾隆同志的理论要点是有许多的，比如容许臣

8 不准德能勤绩



◆书名:暗权术——暗权力II
◆作者:刘诚龙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谏：“江南财力尽矣，上当思所以救济之。”惹得乾隆大怒：“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馆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

学习考察当然是国事，不是私事，私事旅游，那是得私费的，干部旅游玩耍，因为都是公款报销的，所以可以推断都是国事，纪晓岚干涉国事，自然自找没趣，活该讨骂。有人说，老纪挨骂，只是乾隆同志一时恼怒，说出这般话来，平时乾

7 控制子女的父母

提要:

“为什么他们不让我过自己的生活呢？”让我们听一段想象中的成年子女和总想控制他们的父母之间的对话吧。我可以保证这种对话永远不会出现，但是如果这两个人能够诚实地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他们是会说出下面这番话的。

成年孩子：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呢？为什么我做什么都是错的呢？为什么你不能把我当大人对待呢？我不当医生和爸爸有什么关系？我同谁结婚和你有什么关系？你什么时候能放开我呢？为什么每当我自己作出决定的时候，你那副样子就好像是我冒犯了你似的？

控制子女的母亲：我难以形容你想挣脱我的时候，我感到多么痛苦。我需要你需要我，想到会失去你，我就受不了。你是我的全部生命，我真担心你会犯可怕的错误。假如看到你受了伤害，我会感到身心欲裂的。我宁愿死，也不愿意感到自己是个失败的母亲。

“这是为了你好”。

控制，不一定是个贬义词。如果一位母亲约束一个刚刚学步的孩子，不让他跑到大街上去，我们不能管她叫过度地控制孩子的人，而是说她谨慎。她这是被孩子需要保护和引导所驱使，对孩子进行切合实际的控制。

如果这位母亲在十年后当孩子完全可以独自过马路时还这样约束他，那么合理的控制便成了过度控制了。没有被鼓励去做、去尝试、去探索、去掌握、去冒失败风险的孩子是会感到无助和无能的。在焦虑不安、担惊受怕的父母的过度控制下，这些孩子常常自己也变得焦虑不安、担惊受怕，这使他们很难成熟起来。当他们进入青少年和成年时代以后，许多人还是一点儿也不能脱离一直没有中断过的被父母引导和控制的需求。因此他们的父母便继续对他们的生活进行干涉和操纵，并且经常统治着他们的生活。



◆书名:《中毒的父母》
◆作者:[美]苏珊·福沃德
克雷格·巴克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空巢综合征”，这是子女最后离家而去时所有父母不可避免地要经历的失落感。所以过度控制子女的父母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同一种家长的角色绑在一起，因此孩子独立后他们便觉得自己被出卖和遗弃了。

使过度控制子女的父母具有阴险性的一点就是他们对孩子的统治是以伪装关心的形式出现的。像“这是为了你好”啦，“我这样做是为你”啦，“只是因为我太爱你”啦，这一类的话其实都出于一种用意，就是：“我这样做是因为太怕失去你了，所以情愿让你过不好。”

通常，直接控制包含着恫吓，并且常常是具有侮辱性的。你的情感和需求必须屈从于父母的情感和需求。你像是被人拖进了一个最后通牒的无底深渊。你的意见毫无价值，你的需求和愿望无关紧要。双方之间存在着惊人的权利失衡。

迈克尔是一个36岁的广告经理，有一张讨人喜欢的脸，很有魅力，他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来找我是因为他与他深爱的妻子已有的六年婚姻，由于妻子与父母间的拔河比赛，已变得岌岌可危。

等我搬到加利福尼亚去的时候，真正的麻烦才刚开始。我想母亲当时可能觉得这只是暂时的，但是当我告诉她自己恋爱了，准备结婚的时候，她明白了我想在这儿定居，这时她便开始对我施加压力，想把我拖回家去。

我让迈克尔说一下是什么样的“压力”。最糟糕的一件事发生在婚后大约一年的时候。我们本来打算到波士顿去参加父母的结婚纪念日宴会，这时妻子却因重感冒病倒了，病得很重。我不想丢下她一个人不管，所以就打电话告诉母亲我们不去了。好家伙，她一开始就哭了起来，接着就对我说：“你不来参加我们的纪念日宴会，我就要死了。”所以我软了下来，去了波士顿。我是在宴会的那天早上到的，但一下飞机他们马上让我待一个星期。我没说行，也没说不行，但我第二天早上就走了。一天后我接到了父亲的电话：“你想要你母亲的命啊！她一夜没睡只是哭，我担心她会中风。”他们到底想让我做什么？同妻子离婚，回到波士顿，再搬回以前住的房间里去？

迈克尔的父母居然能在3000英里以外操纵他。我问他父母是否回心转意接受了妻子，迈克尔因为气愤脸都红了。没有！每次打电话来，他们从来不对她怎么样。事实上，他们提都不提她，似乎尽量装出她根本不存在的样子。

诸葛亮
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条龙服务都安排好了，与白社会老大、黑社会老大一起玩玩小意思，大家都去了，你不去，则“非我族类”。

不准有能，雍正与乾隆说得很明白了，雍正多次强调：“天下大小之事，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与人则断不可。”乾隆把纪晓岚当倡优，把宰相呢，也不过是当拿笔端砚的书童罢了：“然其职仅票拟承旨，非如古所谓秉钩执政之宰相也。”要你逞什么能？签字我一个人签了；要你逞什么能？拍板我一个人拍了；要你逞什么能？出主意我一个人出了。

官场的事情，有可说不可做的，有可做不可说的，比如不准德能勤绩这个规则，一般而言是可做不可说，或者是大喊大叫要德能勤绩，实际上得按照“不准革命”与“不准德能勤绩”去做，为什么？因为你还不是皇帝，你不能来明的，只能暗箱操作，像乾隆，人家是皇帝，怎么说怎么对，才可以这样明目张胆、大放厥词。只是乾隆所谓“无名臣”，则可逻辑推理为“无奸臣”，“有名臣”，则逻辑推理为国家“无福运”，好像不太对，比如乾隆时期，名臣确实是没有，奸臣有个别的，和珅不是中国第一贪么？比如晚清国有疑难，全赖曾国藩等“中兴名臣”；当然，也赖祖国物博地大，山高林又深，有纵深，可供慈禧往纵深地带跑。

回到题目上来，乾隆不准德能勤绩，好像只不准德能绩，没反对勤啊，没反对大家给他卖命啊，这个呢，不用乾隆反对，干部自己给反了，既然不准德能绩，或者说有德能绩者，都进不了步，升不了官，我还天天上班干吗？打牌要去，回家睡觉去。